

「一國兩制」初心成功落實

回歸十九年

香港回歸祖國整整十九年了，成就如何，結果如何，其實是大家有目共睹。儘管反對派每天都是挑事情、出難題，把「一國兩制」寫得一文不值，但香港的客觀事實和情況如何，不是反對派說了算。

近日在鳳凰衛視重溫中國外交重量級人物吳建民大使的演講，內容是有關中國崛起的機遇。吳大使用了兩句話送給在座的年輕學子，就是「有比較，就有鑒定」，要他們多些看世界事物，多讀歷史，那就可以古今中外地比較。

社會問題只能逐步解決

這兩句說話，其實是思考方法上的金科玉律。我們生活在人間，不是天堂，人間就當然是不完美的世界。反對派要批評、要挑撥、要找問題，在不完美的世界上，是易如反掌。但社會問題，有哪個角落不存在，在

哪個人間國度不發生！所以明白反對派的伎倆，對香港現時存在的情況，我們客觀一點來判斷，就可以借用吳大使在大講堂中送給青年學子那兩句話——「有比較，就有鑒定」。

反對派所挑的問題，幾乎是全世界任何社會都會面對的問題，這些問題，只能夠逐步解決和改善。但隨着市民的要求不斷提升，這是一個無休止的過程。例如環境保護，哪裏是終點？扶老助弱，怎樣才是完美？香港這麼小的地方，但住了七百三十萬人，居住條件如何才是稱心滿意？政府任何政策措施，都是通過十六萬公務員、十多萬受政府資助機構的僱員，以及一大堆接受政府委託的外判服務來施行。幾十萬人每日為香港市民服務，會不會犯錯？而且政府政策，就算是公平公開公正地制訂和執行，對每一個市民的影響也不是一樣，甚至有正面，也有負面。例如抑制樓市的「雙辣招」，對地產商就有負面影響，對地產經紀也有負面影響，有得有失，很難異口同聲讚好，這就是現實。

所以對「一國兩制」的評價，不能用一些全世界政府都遇到的管治問題，又或者現



指點香江

張志剛

實世界人人遇到的問題來評價。張德江委員長上月中來港視察，在宴請各界代表時，提出「毋忘初心」之說。這個初心，就是當年面對香港回歸，由一個實行資本主義，在經濟和金融方面取得相當成就的社會，通過「一國兩制」的安排，順利回歸祖國，成為實施社會主義中國的一個部分。但又可以維持香港的地位，以及保障香港當地居民的生活方式與水平，這就是當年鄧小平先生提出「一國兩制」的初心。「一國兩制」成功與否，不是反對派說了算，也不是由香港社會存在種種必然問題來定奪，而是用這個初心來評定。面對香港這一歷史問題，中英三個不平等條約的歷史問題，資本主義被社會主義

包容並存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成功獲得解決，當年推行「一國兩制」的初心獲得落實，「一國兩制」就是成功的。

推行「一國兩制」的初心有沒有成功落實，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上吳建民大使那兩句話，「有比較，就有鑒定」。大家把今天香港的現實生活，和二十年前比一比，和三十年前比一比，再和四十年前比一比，公允地比一比，客觀地比一比，那就有答案。

香港核心價值沒有改變

香港核心價值之中的核心價值，就是自由。我們現在的自由，比回歸前有沒有削弱，行動自由如前，生活自由如前，罵政府的自由比以前更是大得多，我們的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沒有變！

香港回歸前是重要的金融中心，如今香港的地位只有比以前加強。這不是個人的判斷，看看香港上市公司的市值，看看每年上市集資的市值，看看香港銀行的規模和活動，以至財政和監管上的穩健，就算在面對亞

洲金融風暴以至美國次貸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機時，香港金融機構都履險如夷。這些表現不算成功，什麼才算成功！反對派再不信，就看看美國權威智庫和評級機構給香港的排名和評級，香港的地位有沒有低落！

近年不斷有人炒作的所謂移民事件，大家有沒有看過香港過去三十多年的移民數字，香港近年每年移民的數字維持在六千到七千的水平，是回歸前移民高峰的十分之一左右，不止是遠比1995年高峰時低，也遠比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前低。遷冊移民等信心問題，已是97年前回歸的歷史。「有比較，就有鑒定」，稍為比較一下，就可以見到，當年推出「一國兩制」的初心，已經完全成功落實，超額完成。

當然，對於香港一直都存在的反對力量，他們視搞垮「一國兩制」為終身事業，他們儘管可以在輿論上、政治上興風作浪，但「一國兩制」的成功，是關乎七百三十萬人的根本利益，是整個國家的根本利益，如何會讓你一小撮人搞得垮！

（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

公開民調配票涉違選舉法

有話要說 方靖之

民主動力日前公布，將委託港大「民研計劃」調查立法會選舉選民意向，副召集人鄭宇碩指，由於民調涉及人數極廣，相信是市民選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無論以何種形式發布為促使或阻礙候選人在選舉中當選的內容，都屬選舉廣告，候選人或代表候選人的

人士，於選舉期前後或期間，為促使有關候選人當選或阻礙其他候選人當選而招致的開支，都屬選舉開支。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驊早前指出，現時選舉廣告的法定定義非常廣泛，可涵蓋任何方式公開發布的任何物料，包括網上信息。即是說，選舉廣告不只是參選人的海報、橫額、單張等有形之物，也包括各種可以促使或阻止他人當選的行動及服務。

現在看「雷動計劃」及民主動力民調，其目的就是促使非建制派人士爭取議席，符合選舉廣告的定義。雖然他們為了規避法例，相信不會在民調中「指示」「告知」參選人應該投給哪張名單，但很明顯，其民調就是聚焦所謂反對派的「邊緣名單」，以此促使參與者將選票投給這些「邊緣名單」。既然這些民調就是為了進行策略性配票，為這些「邊緣名單」拉票助選。很明顯，這個行動就屬於選舉廣告，是為促使某些人當選。這樣，被這些民調「點名」「暗示」要支持的人士，就應該將整個計劃由開始到投票日的所有經費都計入其選舉開支，否則就是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相反，如果有關參選人堅持拒絕承認，與這些民調主辦方撇清關係，則戴耀廷、鄭宇碩等人就要承擔刑責。

反對派機關算盡，發明用民調來影響選舉的一着，損害選舉公平。市民理應到廉署舉報，以捍衛香港選舉的公平公正。

不攻自破的「自決」思維



議論風生

李偉雄

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早前再鼓吹「港獨」，繼《學苑》前副總編輯王俊杰有份編輯的《香港民族論》，內容主張香港「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路」，被外界嚴詞批評，之後再有題為《我們的二零四七》文章鼓吹「港獨」，稱香港「五十年不變」於二〇四七年屆滿，就此提出香港成為受聯合國認可的獨立主權國家等三項訴求。公明黨又發表《十年宣言》，打出「為香港而立：本土、自主、多元」口號，看似維護本土利益，實則隱藏着「去中國化」的因子。雖然宣言隻字未提「香港獨立」四個字，但「港獨」的主張已躍然紙上。台灣民進黨昔日就是先提及「去中國化」，再拋出「台獨」綱領的。有評論認為，公明黨也許是借鑑了民進黨的做法，正在顯現出「港獨」傾向。

對這個國家主權的嚴重損害。今天有激進政治團體重提香港居民「自決」前途，實屬無知。筆者認為，香港人要用心去學習基本法，「自決」「港獨」等思潮自會在社會上「不攻自破」。要學憲法，向來都不是一件易事。在政治學科領域中，研究憲法是一項專門的學問。憲法是一個國家的最高法律，地位高於其他法律。在現代世界，幾乎每個國家都有成文憲法。憲法具有高度的原則性和概括性，是制訂所有法律的大方向。因此，在法治社會，所有法律的制定皆不能與憲法違背。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理應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一部分，香港的情況特殊，在「一國兩制」的情況下，基本法便是香港的憲制性文件，香港的一切法律必須以不違背基本法為依歸。

在這種爭「自決」的煽動下，最終犧牲的不是鼓吹「自決」者（他們往往以「人權」當盾牌，應有脫身機會），也不是參與「自決」的民眾，而是中央與香港的關係。「自決」的背後理念，是將香港人作為賭注壓在主權歸屬上。由此，發動「自決」者與中央政府的政治較量，就被他們轉化為香港市民與中央政府的較量。「自決」口號導致香港社會出現難以消弭的分化和撕裂，中央在香港回歸後建立起來的權威和信任遭到破壞，香港人的國家認同感更加低迷。可見，「自決」既損害國家利益，又分化香港社會，實在令人擔憂。

香港人近年不知受到了多少口號「迷惑」，什麼「命運自決」「重修基本法」「港獨」等，這些口號初聽好像很有吸引力，令不少香港人信以為真。筆者期望探討一些正確學習基本法的態度，期望市民能透過客觀的分析，認清基本法對香港的重要性，從而令這些無知的歪理不攻自破，令香港社會得以重上正軌，再創美好的未來。

「自決」論將港人作賭注。在這種爭「自決」的煽動下，最終犧牲的不是鼓吹「自決」者（他們往往以「人權」當盾牌，應有脫身機會），也不是參與「自決」的民眾，而是中央與香港的關係。「自決」的背後理念，是將香港人作為賭注壓在主權歸屬上。由此，發動「自決」者與中央政府的政治較量，就被他們轉化為香港市民與中央政府的較量。「自決」口號導致香港社會出現難以消弭的分化和撕裂，中央在香港回歸後建立起來的權威和信任遭到破壞，香港人的國家認同感更加低迷。可見，「自決」既損害國家利益，又分化香港社會，實在令人擔憂。

香港人近年不知受到了多少口號「迷惑」，什麼「命運自決」「重修基本法」「港獨」等，這些口號初聽好像很有吸引力，令不少香港人信以為真。筆者期望探討一些正確學習基本法的態度，期望市民能透過客觀的分析，認清基本法對香港的重要性，從而令這些無知的歪理不攻自破，令香港社會得以重上正軌，再創美好的未來。

特朗普的艱難選擇

日前，特朗普炒掉了在這次初選中大出風頭的選舉經理萊萬多夫斯基，引起廣泛關注。選舉期間「換馬」，儘管不是鮮有的事件，但多半意味着承認前一階段的不足。對於特朗普來說，這次變陣更是預示着選舉路線的根本性改變。

萊萬多夫斯基本來是特朗普的愛將。他長於「另類的宣傳戰」，但對傳統的選戰，包括地區工作不熟悉，也缺乏和其他資深競選經理打交道的經驗，因而與共和黨的選舉機器格格不入。四月，克魯茲「偷代表」事件發生之後，特朗普深感受地面選戰嚴重不利，且與共和黨建制派交流嚴重不暢，於是聘請資深競選經理馬納福特為「大會經理」。從那時開始，特朗普陣營就存在兩條競選路線的鬥爭。

改走「馬納福特路線」

鬥爭的焦點圍繞着特朗普在後階段（尤其是大選）的競選形象：是保持他一貫的「一觸就跳，口無遮攔的流氓大亨」形象？還是逐步向「總統」形象靠攏。在形象之爭背後，其實是特朗普繼續走「民粹主義路線」，還是減少民粹主義成分，逐步與共和黨建制派併軌之爭。特朗普本人希望走前一條路線，而萊萬多夫斯基就是其支持者。馬納福特則是後一條路線的主張者，特朗普的密友

和早期轉向支持他的政客（如卡爾森）都主張後一條路線。

從以往的選舉工程來看，大選中選民以黨派標籤作為選舉的首要考慮因素，這與初選分別很大。特朗普在初選中雖然把投票率拉高到史無前例，但相關研究顯示，投票者絕大部分都是以往在大選中投票給共和黨的人，或者年輕的「首投族」，共和黨的基本盤並沒有明顯擴大。可見，大選的格局和以往並沒有實際性的改變。且從初選來看，特朗普仍然存在「支持率天花板」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應該盡快走「馬納福特路線」，取得共和黨建制派的支持。

然而，本屆選舉是非傳統的選舉，特朗普的異類路線在初選中取得空前成功，徹底顛覆了競選傳統、經驗和理論。因此也很難說在大選中，堅持異類路線的策略就一定不可行。特朗普對此顯然很有信心。他甚至宣稱，自己不需要共和黨建制派的支持也能贏。

早在五月初，特朗普就已奠定共和黨初選的勝局，有機會提早進入「大選節奏」，並在希拉里和桑德斯之爭中漁人得利。可是，他似乎沉迷在「初選節奏」，難以自拔。競選策略依舊如故：到各地集會演說，在網上發推特和民主黨人對罵，靠着免費的新聞宣傳到處「露臉」。他既沒有積極籌款，也沒有努力促使共和黨助籌。希拉里手持4200

美國大選觀察

黎焜藤

萬現金進入六月，而特朗普手上只有150萬。希拉里僱用了700個專職員工和數量龐大的義工，而特朗普只有70名僱員，幾乎沒有義工。希拉里在同期推出多個針對特朗普的電視廣告和網絡視頻廣告，特朗普在這方面則完全空白。希拉里巴不得把資源都用在對大選有重要意義的搖擺州，而特朗普還在無關大局的深藍加州進行連場拉力，不但費錢，還遭到激烈地反對，引發更多爭議。

特朗普對民主黨人的攻擊，大部分都帶有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意味。比如，他說「希拉里如果不是女人，就只能拿到5%的票」，又說她「管不住自己的老公，怎麼能管整個國家」，甚至說她是老公偷情的「製造者」，把矛頭引向克林頓。這種借攻擊家人來激怒對手，引其犯錯的策略，在1988年老布什的初選中取得良好效果。但這些話題多年來早被嚼爛了舌根，何況克林頓夫婦都是政壇老手，又怎會輕易上當？特朗普還攻擊有可能成為副總統候選人的麻省民主黨參議員沃倫有印第安安血統。這些攻擊不僅難以削弱對手，反而印證了民主黨對他的指控：性別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

民主黨的進攻策略，就是針對特朗普的「大嘴」特質，不斷發起攻擊以誘其犯錯，再指摘他情緒易怒，不適合做總統。沃倫就攻擊特朗普是個「一點就着」的騙子（thin-skinned fraud）。

「一點就着」的騙子

進入五月以來，特朗普的負面新聞接踵而來。先是《紐約時報》訪問了和特朗普有交集的22位女性，暴露他私下如何不尊重女性。再有媒體揭露他多次故意拖欠工人的工程款，證明他要麼是一個貪得無厭的資本家，要麼就是一個沒有判斷力的決策者。又有傳媒深挖亞特蘭大賭場的破產事件，暗示特朗普故意讓賭場破產以從中賺取幾百萬。還有媒體指控他在佛羅里達的「特朗普大學案」中給州律政司捐款，接着律政處就取消訴訟。這些「舊料新炒」，發掘出以往沒有暴露過的細節，而民主黨選舉機器則製作相應的選戰廣告，大大加強和散播負面效應。在輪番攻擊之下，特朗普不厭其煩，在反擊中「大嘴」變本加厲，種族攻擊「特朗普大學案」法官，引發災難性後果。

於是，經過最近兩個月左右的選戰實踐，特朗普對自己獨立獨行的競選路線的自信，開始動搖。在法官事件和奧蘭多槍案之後，共和黨建制派已經對特朗普極為不滿。民

主黨選戰結束之後，他在和希拉里的對陣中，支持度不斷下滑。現在看來，特朗普已經認識到，單純依靠初選的那套策略是行不通的。於是他不得不「揮淚斬馬謖」，讓萊萬多夫斯基當了替罪羊。6月22日，特朗普在臉譜上發表了《我為什麼參選》的文章，絕口不提在美墨邊境建牆，絕口不提禁禁穆斯林入境，而是幾乎把重點全部放在希拉里是「腐敗的建制派」上，很多段落彷彿全盤搬用了桑德斯的劇本。而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居然在文章中加入長長的註釋。這一切都顯示特朗普開始改變競選路線。

幾天前，英國脫歐公投出人意料地以脫歐派勝出結束，成為歐洲反建制、反全球化陣營的重大成果。在大西洋對岸孤立主義和民粹主義氛圍的烘托下，克朗普陣營彷彿順應天時般歡欣鼓舞。特朗普藉此契機，疾呼美國人也像英國人那樣「奪回我們的國家」。這個口號既可指向移民政策，又可詮釋為美國人民要從腐敗的建制派手中奪回對國家的主權權。特朗普進行競選路線調整和改變，目的不僅僅是要在短期內令選情走出低谷，更重要的是要盡快令自己的陣營與共和黨建制派併軌，合力在這幾年難遇的時機戰勝民主黨。因此，他的選舉團隊能否建立起高強力的糾錯和糾偏機制，就將成為成敗的關鍵。

歷史學者